



鷹之歌

YINGZHIGE

王 忠 瑜

黑 龍 江 人 民 大 學 社

装帧设计：刘亚民

鹰 之 歌

王 忠 瑜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—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• 印张 5 6/16 • 字数 107,000

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3,700

统一书号：10093 • 279

定价：0.43 元

目 次

鹰之歌.....	1
鹰与泉.....	40
祖国之鹰.....	56
机场的黎明.....	75
并蒂花.....	91
草原风雪凤飞来	104
草原晨笛	118
猎 手	132
上 岗	151
后 记	169

鹰 之 歌

春天来了，这是朝鲜停战后第一个和平的幸福春天，群山披上了翠绿的新装，鲜花开满了山坡，林间百鸟在歌唱……

志愿军空军副团长鲁连玉，在部队奉命撤回祖国的前一天，向师部请了假，要去向他最亲密的战友告别。临走前，团里的飞行员、地勤人员、所有的同志，都走过来默默地和鲁连玉握手，大家说：“副团长，请代我们向我们的‘小鹰’致敬。”飞行员张清还特地把机场休息室前花圃里所有的好花摘下来，扎成一个花圈，他双手捧着递给鲁连玉，声音低沉的说：“我没有别的话，请告诉他，我永远记住他，学习他。”

在鲁连玉刚要上车时，师长匆匆忙忙地赶了来，他走到鲁连玉跟前问：“现在就出发吗？”“是的！”鲁连玉立正的答。“替我们大家向他致意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。”师长象带信问候一个在远地的久别的战友似的。但是，他也和大家一样，不忍提起那个亲切的熟悉的名字。接着他从警卫员的手里，拿过一个纸盒递给了鲁连玉：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我知道他最爱吃自己家乡的苹果。”鲁连玉揭开盒子，里面盛着三个又香又大的烟台苹果，这还是祖国送来的慰问品，师长特地留下来的。

绿色的小吉普，驶过清川江桥，沿着山径，驰上山坡。山坡上一片青翠的嫩草，野花象彩绸似的撒满其间，青翠浓密的苹果林，正盛开着粉红色的花朵。林中，高突着一座土坟，墓前还盖着一个中国古式的亭子，亭中竖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两行红色的大字：“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英雄刘道林烈士之墓”。

副团长鲁连玉下了车后，双手捧着花圈，走向墓前，他虔诚地献上花圈，又把那三个苹果摆在墓前当作祭品；然后脱下军帽，行了一个礼，悲痛地默立在坟前。

许久许久，他才抑制了内心的悲痛，留恋不舍地坐在坟旁的石块上，他深情的看着这屹立着的石碑，看着这锦绣的山林。灿烂的花枝，掩映着山脚下壮丽的清川江桥。为了它，不久以前，他和刘道林曾经多少次激战在这里的天空上，如今……山林的上空，一只矫健的山鹰在嗥鸣着、盘旋着，它一忽儿迅疾地冲下云端，飞掠过水面；一忽儿又展翅高飞，直上云霄。鲁连玉若有所感地叨念道：“真是一只鹰啊！一只矫健的英勇的雄鹰。”

这时，山坡下飘来一阵歌声，一个戴着红领巾的朝鲜小姑娘走上山坡。她看到鲁连玉后，跑了过来。

“志愿军叔叔好！”她敬了一个少先队礼。

“你好！”鲁连玉站了起来回答道。

那个小姑娘看到鲁连玉穿着蓝色的军裤，惊喜地问：“你是空军？”“是的，空军。”“你认识刘道林叔叔？”“认识，”鲁连玉感到她问的很突然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他是我最好的战友……”“叔叔，请你等一等。”未等鲁连玉的话落音，她已翻身向山坡

下跑去。

不一会，她手里捧着一只木盒，后面紧跟着一个朝鲜老大爷和一群朝鲜老乡。他们走到鲁连玉的跟前，那小姑娘双手递过这只木盒，老大爷用颤抖的手紧紧地握着鲁连玉的手，沉痛地说：“道木(同志)！这个，你留下做个纪念吧！”鲁连玉打开木盒，里面是一条白色的降落伞绸做的手绢，他抖开一看，这手绢有一半已浸透了紫红色的血迹，在上面绣有一行“中朝人民友谊万岁！”的红字。看到这块熟悉的手绢，一切都明白了，鲁连玉不禁眼睛里润湿起来。

“道木，……我们朝鲜人……永远不会忘记他……他活在我们的心里！……”老大爷声音颤抖地说。泪水已从他那满是皱纹的眼角上流下来，那个小姑娘更是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，周围的人们，也都落下泪来。

“他，活在我们的心里……”鲁连玉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，一时，往事象潮水一样涌进他的脑海……

—

蓝天象水晶一般的透明，万里无云；初夏的阳光，照射得钢板跑道闪闪发光。停机线上除了停放着那架备用飞机以外，战鹰都出动了，机械员们都集中在加油线上开会。因此，机场上显得更加空旷、静寂起来。只有指挥车上的收音喇叭里，不时传出一阵激烈的空战的呼叫声，打破这沉寂的空气。

飞行大队长鲁连玉，刚从师部赶到机场，他离开自己的部队已经二十多天了。现在，他怀着一种愉快和亲切的心

情，沿着滑行道，向指挥车走去。他这边看看，那边望望，象要看看机场上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似的。

他来到指挥车旁，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的飞行员，坐在一条长凳上，双手托着腮，出神地听着喇叭筒里传出的空战声。不时地用手搔着头，唉声叹气。鲁连玉走到他的身边，他都没有觉察。鲁连玉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眼，见他那张圆圆的孩子气的脸上，显出一副焦急的神情，一双粗黑的浓眉，紧紧的拧在一起。鲁连玉忍不住走过去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是新来的吧？”

那个年轻的飞行员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并没有站起来：“是呀，来了好几天了，你还不认识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也是刚回部队。”鲁连玉一边说着，一边也坐到那条长凳上去。

“你是刚从航校毕业的吧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嗨，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好哇！”鲁连玉羡慕地说。

“好有什么用呀！你看！”那个年轻的飞行员用手指了指指挥车上的喇叭说：“人家在天上打仗，我……哼！五分都是白得了。”刘道林以为这个陌生人，不是个参谋，就是个助理员，心想：让他反映反映我的要求吧。因此说话也就随便一些。

鲁连玉笑着看了他一眼，心里想这小伙子火气真大。忙转换了话题：“你是哪个大队的？”

“五团三大队。”对方漫不经心地答。

“噢，那好呀！”鲁连玉不禁为自己的大队补充了一个新的力量而高兴起来。

“哼！有什么好的，没有人管！”对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

似乎有很大意见似的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鲁连玉也审慎起来。

“为什么！副大队长成天忙着打仗，大队长回国参加‘五一’节观礼去了，嗯，是英雄嘛，这里报告报告，那里参观参观，谁知道他啥时回来！”小伙子好象一肚皮的火气冒不完似的。

鲁连玉心里想：这小伙子嘴上真不饶人，还没见面，就先批评开了。不禁笑起来，解释着说：“向祖国人民汇报，也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呀！”

“是呀，任务！可是把我撂在这里怎么办呀！”

“别着急，”鲁连玉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问：“你飞了没有？”

“看人家飞！”

“先看看也好，打仗可究竟不同于学习呀！”不想鲁连玉这句话激怒了对方，小伙子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脸红脖子粗的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都是飞行员，别人打仗，我光吃干饭？看看！看到哪一天？”他这一嚷，惊动了坐在指挥车上的师长。师长探过头来，微笑地对着他说：“怎么？小伙子沉不住气了？”他赶忙立了起来，答道：“师长同志，几天不飞骨头都生锈了，光看人家打仗，心都急烂啦！”“同志，我比你更着急哩！”师长仍旧笑咪咪地说：“多一个人，就多一分战斗力，可是时间……”师长突然看到站在他身后的鲁连玉，惊喜地伸过手来：“哦，你回来了，那太好啦！”

鲁连玉上前去和师长热烈地握了握手，说：“我刚到家，想找首长汇报一下，我要求今天下午能准许我参加战斗。”“哈，

又是一个急性子。”师长幽默地说，“你的事等一等再谈，现在就先解决这个问题吧！”他转向那个年轻的飞行员，“来，你们认识认识，这就是你们的鲁大队长。”

“鲁大队长！？”小伙子惊愕地看着鲁连玉，他那张孩子气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。

鲁连玉笑着伸过手去：“咱们算是认识啦，我叫鲁连玉。”

“是！飞行员刘道林。”小伙子也伸过手来，慌乱地介绍了自己的姓名。

“嗨，这是一次不平凡的见面啦！”师长打趣着说，随即命令鲁连玉，“你马上和指挥室联系一下，安排一个时间，让刘道林试飞一下。”

“是！”鲁连玉立正的答。他用眼瞟了一下刘道林，见他那两道粗黑的眉毛，飞扬了起来。

刘道林的试飞，是在中午进行的，一般这个时候敌人出动的较少。飞行员们都聚集在休息室的门口，师长和政委也坐在指挥车上，他们要看一看这个新来的小伙子的本领。机场上俨然变成了一个庄严的试场。

大队长鲁连玉，亲自担任了指挥员，他把刘道林带到一架银光闪闪、机身上喷着“02”号码的新飞机旁，对他说：“这就是你的飞机。”刘道林满心欢喜地摸了摸机翼，向鲁连玉敬了个礼，又和机械师握了握手，便跨进了座仓。一切准备好以后，他向指挥员请示：“‘02’号准备好了，请示起飞。”鲁连玉命令：“准许起飞！”于是刘道林启动了发动机，飞机发出巨大的吼声，吹起一阵黄色的沙土，缓缓地滑上跑道，转眼间

腾空而起了。

这次刘道林飞得特别精采，象是有意显一显身手。他按照课目的要求，一项一项做去。那银色的飞机，真象一只小燕，一会会在云端里翻滚，一会又急速地冲下云端，好象要直闯地面似的；一眨眼的工夫，便又翻身而上，钻到云朵中去了。下面的飞行员们都连声的夸赞：“嗨，别看人小，飞得可真不错呀！”连师长也不住地点头称赞说：“动作做得还正确灵活！”课目还未做完，突然传来了敌情，师长一面命令值班参谋插上“一等战斗准备”的红旗，一面对鲁连玉说：“命令‘02’号返航！”鲁连玉拿起话筒便喊：“‘02’号，我是‘灯塔’，命令你马上‘下课’！”刘道林没有回答。鲁连玉又喊了一次，扩音器里才传来了刘道林的答话：“‘02’号明——白！”但声调里显然带有迟疑和勉强的成份。接着就见那只“银鹰”从云端直冲而下，由远而近，唰的一声通过指挥车，转弯下降。动作是那么迅速、平稳，飞机轻飘飘地正好在T字布①旁三点着陆了。虽然是落在钢板跑道上，但机身跳动得并不太大，又博得了大家的一片称赞。不知是谁，说了一声：“真象一只‘小鹰’哩！”于是“小鹰”这个绰号，便从此喊开了。

他一下飞机，指挥车上便打出了两颗绿色的信号弹，第一梯队的机群起飞了，他急得直跺脚，嘴里抱怨着说：“哎，怎么不让我也跟着去呢！”

经过那次试飞，师里的同志都知道新来了一只“小鹰”，大队长鲁连玉更是从心底里喜爱了这个热情、勇敢的小伙子，

① “T字布”是用白布作成T形的信号，摆在跑道一头的左边，给飞机标明着陆方向和地点。

但是他没有明白的表露出来，因为在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中，他已经感觉到刘道林流露出的一些急躁和自负的情绪。他知道这只刚出窝的“小鹰”，还需要在严格的要求和在暴风雨的战斗中锻炼，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空中战士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大队的指挥员，他是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的。因此，他决定亲自来带领他。当鲁连玉把刘道林做他的僚机的决定当众宣布时，大队里的飞行员都很惊讶。特别是鲁连玉原来的僚机飞行员张清，更是不大放心。张清原是一个老战士出身，在陆军部队里当过排长，身体短粗短粗的，为人直爽，打仗勇猛，说起话来很诙谐。可是就有一个毛病，遇事卖个老味，爱挑别人的短处，开个玩笑。这次把他的岗位换给了刘道林，他总感到把掩护大队长这样重大的责任，交给这个没有经过实战锻炼的毛头小伙子，着实有些令人担心。所以，他决定要找刘道林好好谈一谈。

这天晚上，刚吃过晚饭，大家都聚在宿舍里聊天。张清象是认真地又象是开玩笑似的拍了拍刘道林的肩膀，说：“小伙子呀，这回我这担子可交给你啦！要好好的担啊！”刘道林拍了下胸脯：“放心吧，不会错！”“嗨，小伙子答的倒很干脆！别看你平时飞得好，打起仗来可就不同啦！”“嗨，我也不是没有打过仗！”“噢，这么说你当过战士？”“当过！”“拿过枪杆子？”“拿过！”“那好呀！”张清的态度一下变得亲热起来，“你在哪个部队？参加过什么战役？”“我是‘济南第一团’的。”说起“济南第一团”，刘道林觉着满面的光彩，这个团就是因为第一个突破了济南蒋军坚固的防御工事，解放了济南而获得了这个荣誉的称号。“解放济南时，我在团部里当通讯员，突击部

队冲开敌人的防线后，我跟着后续部队也冲了上去，扔了两个手榴弹，炸死了几个顽抗的敌人，还抓到两个俘虏哩！”刘道林得意地叙说着自己唯一亲身参加的一次战斗，他还没好意思把因为这次战斗荣立三等功的事说出来。不想张清听了后反倒哈哈大笑起来。“噢，就这样！”他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听听，这叫什么打仗呀！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！哈哈……”引得大家也笑了起来。臊得刘道林满面赤红。张清却索性摆开了一副滑稽架子，一边用手比划，一边讲起来：“哈，淮海战役的时候，我们在敌人飞机和大炮的上下夹攻下，空手捉敌人的坦克，同志，那才叫真正的打仗哩！哎，‘小鹰’！你呀，还是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，这回在天上，就更不比在陆地上了，不但要勇敢，还得要讲协同配合，讲机智、灵活，别看得那么简单呀！”张清的语气里，多少带着一点轻视的味道，当着大伙儿的面，刘道林可受不了啦！“那有什么！你能干的，我也干得了！”他头一昂，矜持地说，眼睛连看都不看张清。

“那有什么！？同志，你可是给大队长当僚机呀！”

“你别吓唬人，什么事也不是生下就会的！”刘道林睁着两只大眼瞪着张清，心里想：“这人怎么这样小看人，要不是初次相识，真要回撞他两句。”正在这时，刚好团部的通讯员跑了进来，说团长要他们去团部开会，才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。

二

这几天，刘道林显得格外的兴奋。大队长鲁连玉带他飞完了战斗科目，又在战区试了几次航后，师党委已经正式批

准他参加战斗了。所以不管是去机场，或是回宿舍，一上汽车他就唱起来：

进军号，宏亮的叫，战斗在朝鲜多荣耀！就是我们今天吃点苦，能使我们祖国牢又牢……

进军号，宏亮的叫，战斗在朝鲜多荣耀！就是我们今天流点血，能使朝鲜兄弟生活好……

他所以喜欢唱这支歌，是他觉得这支歌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，唱起来亲切、带劲。起先，他还是小声哼哼，后来就越唱越大，唱了一遍又唱一遍，结果遭到了别人的反对。因为，过去车上是很少有人唱歌的。

“喂，少唱两句好不好！”那几个喜欢打瞌睡的飞行员说。

“怎么！每天这么紧张，还不让人开展开展文娱活动？”他总是这样反驳着。而且说了以后，还是唱。说也奇怪，经他这一带头，大家在他那带着童音的歌声振奋下，慢慢地也有人和着唱起来，越来越多，后来竟然形成了一个合唱，连几个爱打瞌睡的人也参加了。而且成了一个习惯，以后一坐上汽车，就会有人喊：“小刘，带着唱一个！”哪一天不唱歌，倒似乎是有些反常了。

可是，一连好几天，机群出动都扑了空，敌人的冲击机没等他们赶到早就跑了。急得刘道林一下飞机就跳着脚骂：“他妈的真要命，美国鬼子真熊，老是打不上！”这时候张清总是拍拍他的肩膀慢声慢气地说：“小伙子，要耐心一些，敌人是

不会轻易来送死的，鬼子说不定又在搞什么鬼！”

“捣鬼？哼！只要我碰到他，哼！……”刘道林扬了扬拳头。

“哈，性急吃不了热稀饭，”张清开玩笑地说，“不然会烫坏了喉咙。”

“哼！”刘道林总是不经意地哼了一声。

但是，第一仗并不象刘道林所理想的那样顺利。

那天下午，他们一个大队出击，半路上就和敌人遭遇了。敌人很狡猾，使用了“鱼饵”战术，但是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，结果他们大队打掉了两架敌机，自己没有伤亡，胜利地返航了。飞机一架接一架的落下跑道，可是直到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后，也没有见到刘道林的“02”号飞机。他在战斗中掉了队，失去了联系，下落不明。

飞行员们已三三两两地走回了休息室，加油线上只剩下了大队长鲁连玉和“02”号机组的地勤人员。他们一个个焦急地仰着头向东方眺望着，似乎要从那深邃的蓝天里挖出什么来。远远地传来指挥车上呼叫的声音：“‘02’号！你现在在哪里？马上回答！马上回答！”但是喇叭筒里没有回答的声音。

“大队长，我们的‘02’号该不会……”“02”号机组的机械师忧虑地问。

“不会的，”鲁连玉不等他说完，用手势打断了他的问话，说，“‘02’号会回来的！”

“可是他的油快完啦！”

“不要紧，还可以飞三分钟。”鲁连玉看了看手表。

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，每一分钟，在人们的心头上该压下了多么大的重量。当手表上的分针刚移动了三下时，

天际上远远地出现了一个黑点，渐渐飞近，一阵“米格”飞机特有的唿哨声响过，一架银鹰闪过了机场的上空。机械员们高兴得叫起来：“回来啦！回来啦！”鲁连玉也轻松地吐了一口气。

飞机刚滑进加油线，鲁连玉就迎了上去。刘道林下了飞机，向鲁连玉敬了个礼，便垂着两手，微偏着头，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，眼睛看也不敢看鲁连玉一下，就象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，站在父兄面前等着挨骂的神情。鲁连玉看了看飞机身上疏疏落落的几个弹眼，比自己身上挨了子弹还要难受。他心情沉痛地走过去用手抚着刘道林的肩头，温和地说：“别难过，这不能全怪你，怪我没有很好地照顾到你。你现在去休息休息，详细情况等讲评时再汇报。”

讲评会是在休息室里开的，木板墙上挂了一块黑板，上面用红漆画着朝鲜的地图。飞行员们有的靠桌子坐，有的坐在帆布床上。

师长在鲁连玉报告了今天空战的情况以后，便要刘道林汇报他掉队的经过。小伙子脸红红的站了起来，走到黑板的前面，拿起了粉笔，手微微颤抖地在地图上画着自己飞机的位置，讲着他在战斗中的经过……

当机群飞到沙里院上空时，刘道林远远地发现两架敌机对头飞来，便赶忙报告了大队长，大队长说：“监视着，别理它！”其实这是敌人放的“鱼饵”，故意引机群去追它，它好扯散你的队形，让敌人的大机群乘其不意的来攻击你。刘道林沉不住气了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敌机呢！心里又是紧张，又是兴奋，真恨不得马上冲过去给它几炮。但听了大队长的

命令后，心里不觉纳闷起来：“明摆着两架敌机，为什么不打？还上哪儿找去？”眼看着那两个家伙大摇大摆的闯过来了，身上画着的几道黄条条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象一条毒蛇似的。看着看着，不想它竟然开起炮来了，弹光在空中乱闪。刘道林有些慌了：“‘01’号，敌人开炮啦！”“别理它，它不敢靠近的。”鲁连玉仍是那么沉着。果然，敌人只在老远的地方乱放了几炮，便从机群旁闯了过去。但是，刘道林怕它从后面绕过来，一直扭着头用眼睛紧盯着它。他光顾着监视敌机，却忘记了编队。在机群一个大转弯时，把他给甩开了。当他发觉以后，机群已经飞得很远，他又不好意思呼叫大家等他一下，就自己转个弯加大油门往前赶。这时，那两架敌机看到他掉队成了单机，就想来捡个便宜，便扭转头来向他攻来。他一看情况，心里就冒了火，暗骂：“好小子，我不找你就是你的运气，你还想来找死。”于是也就一扭机头，跟这两个家伙纠缠起来。第一次在空中打仗，没有经验，总有点手忙脚乱的。刘道林只要看到敌机在瞄准镜里一露头，他也顾不上算距离，套光圈，就开起炮来。一阵乱炮，打虽没打着敌人，却把敌人吓懵了。两个家伙看他这股猛劲，也不敢久战，掉头就跑了。刘道林不肯放松，便咬着敌机追了下去。他只顾追前面的敌机，没想到后面又钻出来两架敌机，偷偷的靠上来向他开了炮。他猛感到机身一震动，就见曳光弹的火光在自己座仓上乱飞，回头一看，才发现了后面的敌机，心里真是又气又急，一蹬舵一压杆，扭转头就向这两个敌人撞去。敌人吓得一个下滑倒转，跑了。他怎么也不放松，紧紧地在后面尾追着，敌人扭，他也扭，敌人上升，他也上升，敌人下

滑，他也下滑。追着追着，碰巧前面飘来了一大块云层，敌机象找到了救命恩人一样，一头就钻了进去。刘道林这才无可奈何的转回头来。可是已经找不到大队机群了。想和地面联系，飞机上的无线电又打坏了，只好靠着罗盘的指示，飞返了机场。

听完了他的汇报，大家就提开了意见，有的说不向指挥员报告，擅自离队攻击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；有的说当僚机的丢掉长机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失职行为……特别是张清的发言，给他的刺激很大。张清说：“依我看，不能让小刘给大队长当僚机，第一，他没有空战经验；第二，他又光想自己单干，让他掩护大队长太危险……。”他这一提，大家都纷纷地议论开了：“大队长是指挥员，让他掩护是危险！”“对！应该调换一下！”

这时，刘道林坐在一个角落里，满脸通红，羞得头都抬不起来。

最后，鲁连玉站了起来。

“刘道林同志这次掉队，不能完全怪他。”他说，“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空战，应该怪我对他照顾不够，转弯的时候，我没有喊他一下，今后我一定多注意。当然，刘道林同志掉了队，不及时报告，这是不对的。不过我相信以后他会改正自己的缺点。所以，我的意见，还是让他跟着我。”听到鲁连玉的发言，刘道林的头几乎垂到了胸口，两只眼红红的，几乎要滴下泪水来。

但是，在会后，大队长鲁连玉却严厉地批评了刘道林。

他们沿着滑行道，走向机场另一端空旷的草地，边走边谈着。